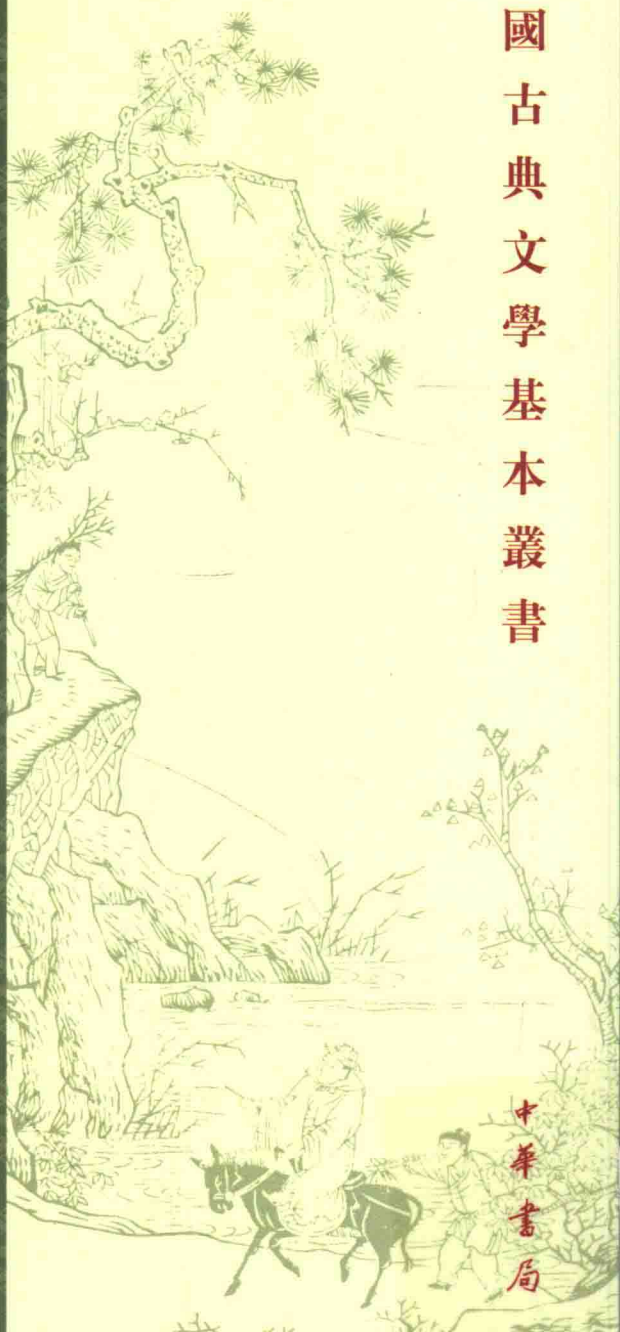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夢窗詞集校箋

第六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夢窗詞集校箋

第六冊

〔宋〕吳文英 撰
孫 虹 校箋
譚學純

中華書局

夢窗詞總評

黃昇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卷一〇：吳君特，名文英，自號夢窗。四明人，從吳履齋諸公遊。山陰尹煥叙其詞，略曰：「求詞於吾宋者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，此非煥之言，天下之公言也。」

沈義父《樂府指迷》：余自幼好吟詩。壬寅秋，始識靜翁於澤濱。癸卯，識夢窗。暇日相與倡酬，率多填詞；因講論作詞之法，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。蓋音律欲其協，不協則成長短之詩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則直實而無深長之味。發意不可太高，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則知所以爲難。

又：夢窗深得清真之妙，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可曉。

張炎《詞源》原序：舊有刊本《六十家詞》，可歌可誦者，指不多屈。中間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吳夢窗，此數家格調不侔，句法挺異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刪削靡曼之詞，自成一家，各名於世。

又：詞中句法，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？只要拍搭襯副得去，於好

發揮筆力處，極要用工，不可輕易放過，讀之使人擊節可也。……如吳夢窗《登靈巖》云：「連呼酒，上琴臺去，秋與雲平。」《閨重九》云：「簾半捲，帶黃花、人在小樓。」……此皆平易中有句法。

又：句法中有字面，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，須是深加鍛煉，字字敲打得響，歌誦妥溜，方爲本色語。始賀方回、吳夢窗皆善於煉字面，多於溫庭筠、李長吉詩中來。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，不可不留意也。

又：詞要清空，不要質實。清空則古雅峭拔，質實則凝澀晦昧。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跡。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段。此清空質實之說。

又：詞之難於令曲，如詩之難於絕句，不過十數句，一句一字閑不得。末句最當留意，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。當以唐《花間集》中韋莊、溫飛卿爲則。又如馮延巳、賀方回、吳夢窗亦有妙處。

陸輔之《詞旨·詞說》：「命意貴遠，用字貴便，造語貴新，煉字貴響。古人詩有翻案法，詞亦然。詞不用雕刻，刻則傷氣，務在自然。周清真之典麗，姜白石之騷雅，史梅溪之句法，吳夢窗之字面，取四家之所長，去四家之所短，此翁之要訣。」

沈爾燦《月團詞》：「曾道扶（王孫）曰：『一覺昔梅溪、夢窗，刻意作風華語。渭南、稼

軒，亦稍露豪邁之氣。」

王暉《峽流詞》：施愚山（閏章）曰：「詞貴清空，不尚質實。蓋清空則靈，質實則滯。所以夢窗、白石，未免有偏勝之弊耳。」

王又華《古今詞論》引仲雪亭詞論：作詞用意，須出人想外，用字如在人口頭。創語新，煉字響。翻案，不雕刻以傷氣；自然，遠庸熟而求生。再以周清真之典麗，姜白石之秀雅，史梅溪之句法，吳君特之字面，用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規模研揣，豈不能與諸公爭雄長哉。

尤侗《詞苑叢談·序》：詞之繫宋，猶詩之繫唐也。唐詩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宋詞亦有之。唐之詩，由六朝而變。宋之詞，由五代長短句而變。約而次之，小山、安陸，其詞之初乎？淮海、清真，其詞之盛乎？石帚、夢窗，似得其中。碧山、玉田，風斯晚矣。

朱彝尊《黑蝶齋詩餘·序》：詞莫善於姜夔。宗之者張輯、盧祖皋、史達祖、吳文英、蔣捷、王沂孫、張炎、周密、陳允平、張翥、楊基，皆具夔之一體。

彭孫通《曠庵詞·序》：其所作長短調及《和漱玉詞》，若有所寄託而云然者。僕覽而善之，以爲妍雅綿麗，頗與晚唐北宋諸家風致相似。夢窗、後村、白石以下，雕績過之，終無以尚其天然之美也。

《詞藻》卷四：華亭宋尚木言：苟舉當家之詞，如柳屯田哀感頑豔，而少寄託；周清真蜿蜒流美，而乏陡健；康伯可排叙整齊，而乏深邃。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，僧仲殊之能言情，程正伯之能壯采，張安國之能用意，萬俟雅言之能協律，劉改之之能使氣，曾純甫之能書懷，吳夢窗之能疊字，姜白石之能琢句，蔣竹山之能作態，史邦卿之能制色，黃花庵之能選格，亦其選也。

《金粟詞話》：宋人張玉田論詞，極推少遊、竹屋、白石、梅溪、夢窗諸家，而稍詘美成。夢窗之詞，雖雕績滿眼，然情致纏綿，微爲不足。

又：大約南宋詞人，自以白石、碧山爲冠，梅溪次之，夢窗、玉田又次之，西麓又次之，草窗又次之，竹山雖不論可也。

王士禎《花草蒙拾》：宋南渡後，梅溪、白石、竹屋、夢窗諸子，極妍盡態，反有秦、李未到者。雖神韻天然處或減，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。正如唐絕句，至晚唐劉賓客、杜京兆，妙處反進青蓮、龍標一塵。

鄒祗謨《倚聲初集序》：至於南宋諸家，蔣、史、姜、吳，警邁瓌奇，窮姿構彩；而辛、劉、陳、陸諸家，乘間代禪，鯨呿鼉擲，逸懷壯氣，超乎有高望遠舉之思。

《遠志齋詞衷》：僻調之多，以柳屯田爲最。此外則周清真、史梅溪、姜白石、蔣竹山、

吳夢窗。

又：朱承爵《存餘堂詩話》：「詩詞雖同一機杼，而詞家意象，與詩略有不同。句欲敏，字欲捷，長篇須曲折三致意，而氣自流貫乃得。」此語可爲作長調者法，蓋詞至長調而變已極。南宋諸家凡以偏師取勝者無不以此見長。而梅溪、白石、竹山、夢窗諸家，麗情密藻，盡態極妍。要其瓌琢處，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，則所云一氣流貫也。

又：余常與（董）文友論詞，謂小調不學《花間》，則當學歐、晏、秦、黃。《花間》綺琢處於詩爲靡，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，自有黯然異色。歐、晏蘊藉，秦、黃生動，一唱三歎，總以不盡爲佳。清真樂章，以短調行長調，故滔滔莽莽處，如唐初四傑作七古，嫌其不能盡變。至姜、史、高、吳，而融篇、煉句、琢字之法，無一不備。

又：長調惟南宋諸家，才情蹀躞，盡態極妍。

曹貞吉《秋錦山房詞·序》：秋錦（李良年）論詞，必盡掃蹊徑，獨露本色。嘗謂南宋詞人，如夢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

沈雄《古今詞話》：汪晉賢盛稱竹垞新詞，貽我一卷。讀之如夢窗之麗情幽思，不可梯接，但下語用事處，淺人固不易知。

陳玉璣《蒼梧詞·序》：宋之能詞者六十餘家，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吳

夢窗數子，始可稱以新意合古譜者。楊誠齋論詞六要，一曰按譜，一曰出新意是也。苟不按譜，則歌韻不協，歌韻不協則凌犯他宮，非復本調。不出新意，則必蹈襲前人，即或煉字換句，而趣旨雷同，其神味亦索然易盡。

萬樹《詞律·自叙》：詩餘乃劇本之先聲。昔日人伶工之歌板，如耆卿標明於分調，誠齋垂法於擇腔，堯章自注鬲指之聲，君特致辨煞尾之字。當時或隨宮造格，創制於前；或遵調填音，因仍於後，其腔之疾徐長短，字之平仄陰陽，守一定而不移，證諸家皆合，茲雖舊拍不復可考，而聲響猶有可推。

《詞律·發凡》：周、柳、万俟等之制腔造譜，皆按宮調，故協於歌喉，播諸弦管；以迄白石、夢窗輩各有所創，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，今雖音理失傳而詞格具在。……美成造腔，其拗處乃其順處，所用平仄，豈漫然爲之耶？倘是漫然爲之者，何其第二首復如前，豈亦皆漫然爲之至再至三耶？方千里係美成同時，所和四聲無一字異者，豈方亦漫然爲之耶？後復有吳夢窗所作，亦無一字異者，豈吳亦漫然爲之耶？更歷觀諸名家，莫不繩尺森然者。元人周德清論曲有煞句定格，夢窗論詞亦云某調用何音煞，雖其言未詳，而其理可悟。

汪森《詞綜·序》：西蜀、南唐而後，作者日盛。宣和君臣，轉相矜尚，曲調愈多，流派

因之亦別。短長互見。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。鄱陽姜夔出，句琢字煉，歸於醇雅。於是史達祖、高觀國羽翼之，張輯、吳文英師之於前，趙以夫、蔣捷、周密、陳允衡（平）、王沂孫、張炎、張翥效之於後。譬之於樂，舞《箏》至於九變，而詞之能事畢矣。

田同之《西圃詞說》：古人有言曰：鉛汞煉而丹成，情景交而詞成。指迷妙訣，當於玉田、夢窗間求之。

全祖望《鮚埼亭外編》卷四七：西麓先生陳允平……吳文英以詞游於公卿間，晚年困躓以死。甬上填詞當以二家爲祖，而西麓兼稱詩人眉目。

王昶《國朝詞綜》卷二五：王小山云：南宋詞人號極盛，然以夢窗之奇麗而不免於晦，以周草窗之澹逸而或近於平。

焦循《易餘籥錄》卷一五：晚唐漸有詞，興於五代而盛於宋，爲唐以前所無。論宋宜取其詞，前則秦、柳、蘇、晁，後則周、吳、姜、蔣，足與魏之曹、劉，唐之李、杜相輝映焉。

又，毛大可謂詞本無韻，是也。偶檢唐、宋人詞……吳文英《淒涼犯》用闕曷葉葉濕濕緝緝合合骨骨月月怯怯洽洽。……吳文英《垂絲釣》用掩儉豔豔澹澹勘勘鑒鑒陷陷減減謙謙。……凡此皆用當時鄉談里語，又何韻之有？

阮元《擘經室外集》卷一：詞人之作小令，以五代十國爲宗，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、歐

陽公、張先、秦觀、賀鑄、毛滂諸人。慢曲以清真、白石爲宗，紹其流者有吳文英、張炎、盧祖皋、高觀國、王沂孫、周密、蔣捷、陳允衡（平）諸人。

郭麐《靈芬館詞話》卷一：詞之爲體，大略有四：……姜、張諸子，一洗華靡，獨標清綺，如瘦石孤花，清笙幽磬，入其境者，疑有仙靈，聞其聲者，人人自遠。夢窗、竹屋，或揚或沿，皆有新雋，詞之能事備矣。

丁紹儀《聽秋聲館詞話》卷二：詞至南宋而極工，然如白石、夢窗、玉田，皆胥疏江湖，故語多婉篤，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。

葉申薌《本事詞》卷下：《女冠子》小令，唐人多詠本意。南渡後，女冠尤以風流自賞，而題贈者亦復不少。如吳夢窗丁稿中《醉落魄·題藕花洲女道士扇》、《蝶戀花·題華山道女扇》、《朝中措·題蘭室道女扇》，諸闕皆豔詞也。

張惠言《詞選序》：宋之詞家，號爲極盛。然張先、蘇軾、秦觀、周邦彥、辛棄疾、姜夔、王沂孫、張炎，淵淵乎文有其質焉。其蕩而不反，傲而不理，枝而不物，柳永、黃庭堅、劉過、吳文英之倫，亦各引一端，以取重於當世。

周濟《宋四家詞選·目錄序論》：清真，集大成者也。稼軒斂雄心，抗高調，變溫婉，成悲涼。碧山鑒心切理，言近指遠，聲容調度，一一可循。夢窗奇思壯采，騰天潛淵，返南

宋之清泚，爲北宋之穠摯。是爲四家，領袖一代。……問途碧山，歷夢窗、稼軒，以還清真之渾化。……稼軒由北開南，夢窗由南追北，是詞家之轉境。……皋文不取夢窗，是爲碧山門徑所限耳。夢窗立意高，取徑遠，皆非餘子所及。惟過嗜餽釘，以此被議。若其虛實兼到之作，雖清真不過也。

《宋四家詞選·周密〈大聖樂·東園餞春〉》（眉批）：草窗最近夢窗，但夢窗思沈力厚，草窗則貌合耳。若其鏤新闢冶，固自絕倫。

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：近人頗知北宋之妙，然不免有姜、張二字，橫亘胸中。豈知姜、張在南宋，亦非巨擘乎？論詞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與碧山同時，又與夢窗別派，是以過尊白石，但主「清空」。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，群聚而和之，並爲一談，亦固其所也。

又，夢窗每於空際轉身，非具大神力不能。夢窗非無生澀處，總勝空滑。況其佳者，天光雲影，搖盪綠波，撫玩無數，追尋已遠。君特意思甚感慨，而寄情閒散，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。

《介存齋論詞雜著·詞辨自序》：自溫庭筠、韋莊、歐陽修、秦觀、周邦彥、周密、吳文英、王沂孫、張炎之流，莫不蘊藉深厚，而才豔思力，各騁一途，以極其致。譬如匡廬衡嶽，

殊體而並勝，南威西施，別態而同妍矣。

戈載《宋七家詞選》：（周草窗）盡洗靡曼，獨標清麗，有韶倩之色，有綿渺之思，與夢窗旨趣相侔。二窗並稱，允矣無忝。

《知止堂詞錄序》：夫詞莫盛於宋，而塵疏者有之，冶靡者有之，浮滑者有之，夢窗力矯其弊，創爲此格。

張其錦《梅邊吹笛譜·跋》：填詞之道，須取法南宋，然其中亦有兩派焉：一派爲白石，以清空爲主，高、史輔之，前則有夢窗、竹山、西麓、虛齋、蒲江，後則有玉田、聖與、公謹、商隱諸人，掃除野狐，獨標正諦，猶禪之南宗也；一派爲稼軒，以豪邁爲主，繼之者龍洲、放翁、後村，猶禪之北宗也。……昔屯田、清真、白石、夢窗諸君皆深於律呂，能自製新聲者，其用昔人舊譜，皆恪守不敢失，況其下乎。

張文虎《舒蓺室剩稿·綠梅花龕詞序》：往在金陵，嘗與周縵雲侍御論詞，縵老曰：「竹垞言南宋諸家，皆宗白石。然竊謂夢窗實本清真，於子何如？」予曰：「白石何嘗不自清真出，特變其穠麗爲淡遠耳。自國初來，以玉田配白石，正以得其淡遠之趣。近時諸家，又桃姜、張，而趨二窗，顧草窗深細而雅，門徑稍寬或易近，似未見能涉夢窗之藩籬者，此猶白石之於清真矣。」

《索笑詞甲》：「二十年前言長短句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，使蘇、辛不得爲詞。今則俎豆二窗而桃姜、張矣。」

蔣敦復《芬陀利室詞話》卷三：「有厚人無間，南宋自稼軒、夢窗外，石帚間能之，碧山時有此境，其他即無能爲役矣。」

又：小梅《蝶戀花》云：「約住海棠魂未醒。嫩寒作就春人病。」《浣溪沙》云：「荻絮因風疑作雪，柳絲弄暝不成煙，夕陽紅上鷺鷥肩。」元人集中名句也。如此尖新，豈不可喜。然石帚、夢窗尚須加一層渲染，淮海、清真則更添幾層意思。加渲染，添意思，正欲其厚也。

江順詒《詞學集成》卷一：（尤悔庵《詞苑叢談·序》）比詞於詩，原以初盛中晚論，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。……以辛擬太白，以蘇擬少陵，尚屬閏統。竹山、竹屋、梅溪、碧山、夢窗，則似中唐退之、香山、昌谷、玉溪之各臻其極。

又，卷六：賀黃公曰：「詞之最醜者，爲酸腐，爲怪誕，爲粗莽。以險麗爲貴矣，又須泯其鏤刻痕乃佳。」詒案：酸腐者，道學語也。怪誕者，荒唐語也。至粗莽，則蘇、辛之流弊，犯之甚易。若險麗而無刻痕，則仍夢窗一派，而未臻姜、張之絕詣也。

又，卷六：包慎伯大令世臣《月底修簫譜·序》云：「……故詞名倚聲。聲之得者又

有三：曰清，曰脆，曰澀。不脆是聲不成，脆矣而不清，則膩。清矣而不澀，則浮。屯田、夢窗以不清傷氣，淮海、玉田以不澀傷格，清真、白石則能兼之矣。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。以云意內，惟白石、玉田耳。淮海時時近之，清真、屯田、夢窗皆去之彌遠，而俱不害爲可傳者，則以其聲之么眇鏗磬，惻惻動人，無色而豔，無味而甘故也。」詒案：就詞之意以論詞，本《說文》以解經，而意內、而言外兩層，說得確切不移，實發前人所未發。至「聲」字獨取清、脆、澀三聲，而證以各名家之詞，學者循之，亦不入岐途矣。

劉熙載《藝概·詞概》：詞品喻諸詩：東坡、稼軒、李杜也。耆卿，香山也。夢窗，義山也。白石、玉田，大曆十子也。其有似韋蘇州者，張子野當之。

又，詩有西江、西昆兩派，惟詞亦然，戴石屏《望江南》云：「誰解學西昆。」是學西江派人語，吳夢窗一流，當不喜聞。

孫麟趾《詞逕》：夢窗足醫滑易之病，不善學之，便流於晦。余謂詞中之有夢窗，猶詩中之有李長吉，篇篇長吉，閱者生厭；篇篇夢窗，亦難悅目。

又：石皴爲貴，能皴必無滑易之病，夢窗最善此。

又：高澹、婉約、豔麗、蒼莽，各分門戶。欲高澹學太白、白石。欲婉約學清真、玉田。欲豔麗學飛卿、夢窗。欲蒼莽學蘋洲、花外。

李慈銘《越縵堂讀書記·八·文學》：南渡以後，則山陰陸務觀游、高賓王觀國、永嘉盧申之祖皋、四明吳君特文英、陳君衡允平、會稽王聖與沂孫，蔚然代起。……梅溪、碧山、夢窗、草窗亦皆有佳處，惟不宜學其累句以爲當家，刺其拙字以爲宗法，甘鄙俚以爲沈著，習粗疏以爲大方，則得失在人，鑒裁由我，博觀約取，夫復何傷？

譚獻《復堂詞話》：近時頗有人講南唐、北宋、清真、夢窗、中仙之緒既昌，玉田、石帚漸爲已陳之芻狗。

謝章铤《賭棋山莊詞話》卷八：設色，詞家所不廢也。今試取溫尉與夢窗較之，便知仙凡之別矣。蓋所爭在風骨，在神韻，溫尉生香活色，夢窗所謂七寶樓臺，拆碎不成片段。又其甚者，則浮豔耳。阮亭揣摩《花間》，沾沾於「顰」、「苒」一二字義，是猶見其表而遺其裏歟？須知「檀欒金碧，婀娜蓬萊」，未必便俗於「寶函鈿雀」、「畫屏鷓鴣」，亦視驅遣者造詣何如耳。

又，卷一〇：武曾曰：「南宋詞人如夢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」（曹貞吉《秋錦山房詞·序》）近王小山亦謂：「夢窗之奇麗而不免於晦，草窗之澹逸而或近於平。」（王穎山《別花人語·序》）此言乃學南宋之金針也。

又，卷一二：北宋多工短調，南宋多工長調，北宋多工軟語，南宋多工硬語。然二者

偏至，終非全才。歐陽、晏、秦，北宋之正宗也；柳耆卿失之濫，黃魯直失之僭。白石、高、史，南宋之正宗也。吳夢窗失之澀，蔣竹山失之流。

張祥齡《詞論》：周清真，詩家之李東川也。姜堯章，杜少陵也。吳夢窗，李玉溪也。張玉田，白香山也。詩至唐末，風氣盡矣，詞家起而爭之。……詞至白石，疏宕極矣，夢窗輩起，以密麗爭之。至夢窗而密麗又盡矣，白雲以疏宕爭之。

又：文章風氣，如四序遷移，莫知爲而爲，故謂之運。……南唐二主，馮延巳之屬，固爲詞家宗主，然而勾萌，枝葉未備。小山、耆卿，而春矣。清真、白石，而夏矣。夢窗、碧山，已秋矣。至白雲，萬實告成，無可推徙，元故以曲繼之。此天運之終也。

《瘦碧詞·序》：故夢窗騁其密，叔夏揚其逸，克清振其肆，碧山挖其麗，瘦碧啟其華。兼善則白石、片玉，偏美則竹屋、梅溪。若孔門而用詞，則姜夔升堂，清真入室，君特、張炎童冠之數，君與數子且高揖於尊俎之間矣。

陳廷焯《雲韶集》卷八：夢窗詞如蓬萊縹緲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。南宋自姜堯章出，直追清真，度越千古，竹屋、梅溪爲其羽翼，後有作者，遠莫能及。夢窗以曠逸之才，發沈靜之思，直入白石、清真之室，當與梅溪並立中原。

又，卷九：兩宋作者，前推方回、清真，後推白石、梅溪、竹屋，似仍讓此君一步。

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一：唐五代詞不可及處，正在沈鬱。宋詞不盡沈鬱，然如子野、少游、美成、白石、碧山、梅溪諸家，未有不沈鬱者。即東坡、方回、稼軒、夢窗、玉田等，似不必盡以沈鬱勝，然其佳處，亦未有不沈鬱者。

又：（張惠言《詞選》）至以吳夢窗爲變調，擯之不錄，所見亦左。

又：南宋詞家，白石、碧山，純乎純者也。梅溪、夢窗、玉田輩，大純而小疵，能雅不能虛，能清不能厚也。

又，卷三：國初多宗北宋，竹垞獨取南宋，分虎符曾佐之，而風氣一變。然北宋、南宋，不可偏廢。南宋白石、梅溪、夢窗、碧山、玉田輩，固是高絕，北宋如東坡、少游、方回、美成諸公，亦豈易及耶？況周、秦兩家，實爲南宋導其先路，數典忘祖，其謂之何？

又：昔人謂夢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……然余則云：「夢窗疏處，高過玉田，而密處不及。」與古人之言正相反，書之以俟識者。

又：夢窗在南宋，自推大家。惟千古論夢窗者，多失之誣。尹惟曉云：「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。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」爲此論者，不知置東坡、少游、方回、白石等於何地。沈伯時云：「夢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易知。」其實夢窗才情超逸，何嘗沈晦。夢窗長處，正在超逸之中見沈鬱之意，所以異於劉、蔣輩，烏